



在那些女人紧缺的村子里，很多媳妇都是向人贩子买来的。



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村子里，有些少女被强迫卖淫。

# India injury 印度女婴之痛

编辑 洪蕾 撰文 Béatrice Dehais 摄影 Lizzie Sadin 编译 顾曼西

在印度，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和昂贵的陪嫁制度，使得生女孩不啻于一场灾难，于是无辜的女婴或者丧失出生的权利，或者被残忍地扼杀于襁褓之中。这一切造成了印度国内女性严重匮乏的现状，以至于陪嫁制度几近被颠覆。男人们开始花钱买老婆，一妻多夫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强奸案件也以令人忧心的几率在增长。而整个亚洲，因为类似的原因，这块土地现在缺少约一亿女性。

Anupama, 18个月大，被非政府组织“Parivartan”的Dileep Kamat所救，该组织一直在与挑选胎儿性别做斗争。



##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顽固地抗拒女孩的出生

“如果能选择，没有人会生女孩。”19岁的Surindar住在位于印度北部的小村庄里，同村里其他五十多个单身汉一样，他总是担心自己会娶不到老婆。自从二十年前人们开始使用羊膜穿刺术和超声波检查以来，进行堕胎越来越容易，女人的数量也随之越来越少。在旁遮普邦，男女的比例为100:85，在首都德里，这个比例为100:82，而在昌迪加尔，则仅为100:77。

对于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个庞大的数字令人震惊：印度至少“缺少”三千六百万妇女。“这是种族灭绝！”Baljit Singh Dahiya博士谴责说。作为哈里亚那邦的卫生部主管，他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同扼杀女婴的现象做斗争。

在印度，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堕胎四次、五次甚至是六次，直到怀上男孩为止。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人们甚至可以面不改色地加以谈论。“我已经流了四次产了，我不想再要女孩。”40岁的Bhavi承认。而36岁的Chandhi也做过三次人流了：“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只有Amrita流露出了一丝遗憾。在30岁时，她终于怀上了一个男孩，但是在此之前，她的婆家强迫她两次流掉了所怀的女孩。“我的心就像针刺一样痛，但是没有办法，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你知道……”她哽咽道。

要知道在印度，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顽固地抗拒女孩的出生。一方面因为在亚洲司空见惯的重男轻女思想，例如只有男孩才有权利继承父名以及财产，并为父亲举丧，因此

女孩们一文不值。更糟的是，她们的出生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在女儿出嫁时，家里必须为其支付一笔巨额的嫁妆，虽然这一习俗从1960年起就被视为非法，但在印度社会里依然盛行不衰。女方家里要向男方献上钱财、珠宝、丝绸纱丽、手机、单车，甚至是汽车……“为了节省开支，人们自然要避免生女孩了。”印度计生办的Soubhagya K.Bhat总结说。

“生女孩甚至会成为丈夫骚扰、殴打、抛弃乃至杀妻害子的理由”，她补充道。在印度当地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年轻的产妇生下女孩后害怕回家，于是拐带医院里的男婴逃跑的新闻。

“与印度的现代化建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人们的思想依然极为传统。哪怕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



1. 这些孩子今天能活下来，全都依靠非政府组织“Search”以及“Panthaleer”一直在监视他们的家庭。身为母亲的Mahadivavima本来已经决定等最小的女儿一岁生日就把她杀死。



2.3.4. Suvama，接生婆，但同时也是扼杀者和投毒者。Suvama一辈子都从事接生的工作，她也杀死了无法计数的女婴，或者把她们放在瓦罐里闷死，或者用牛角瓜的毒液毒死这些孩子。

甚至女工程师们也尽量避免生下女孩。”Soubhagya K.Bhat哀叹，“国家控制生育的政策并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人们总是想：既然要少生孩子，那至少得保证生下一个男孩。”

结果就是：对于胎儿性别的挑选愈演愈烈。今天在孟买，男婴与女婴出生的比例为100：77；在哈里亚纳邦的金德，比例为100：81。医院负责人Neervir Singh医生表示：“最新的数据表明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在德里也是同样的情况。“2005年，在六个月里就有四千个女胎被流掉，这简直是无声的扼杀。”非政府组织印度行动组官员Ilat Hameet披露。

### 遍地开花的私人诊所和有心无力的当局

公立医院谨守国家法令规定，不允许人们询问胎儿的性别。于是人们开始转向私人诊所。哈里亚那邦卫生部官员Girdhari Lal Singal告诉笔者，

近几年来，私人诊所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光是在当地就超过了900家。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些私人诊所就开始在大街上或者是在火车里散发小广告，恬不知耻地宣称：“现在花上五千卢比，以后节省五十万，（言下之意：趁早发现是个女孩，省得以后破费嫁妆）。”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这些口号，并且在2001年严禁移动超声波检查车在农村里巡回。但是有些检查车仍然在偏远的乡村里穿梭，很难抓到它们。

在私人诊所里，一次超声波检查需要两千卢比（约合四百元人民币），比公立医院要足足贵上十倍！“那些医生主要是为了钱。”Soubhagya K. Bhat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很多诊所甚至会向顾客推荐超声波检查+人流套餐，价格在五千至一万卢比不等（约合一千至两千元人民币）。

这些诊所还怂恿孕妇在怀孕三个月时就去检查胎儿的性别，“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你根本查不出来。他们声称自己能看出来，纯粹是为了赚钱”。Donna Fernandes说。要想确切知道胎儿的性别，必须等到怀孕四个月时。“有的人甚至在怀孕八个月时还要求检查性别”，Soubhagya K. Bhat对此感到不安。在这个阶段，人流的合法时间（三个月）已经过去，因此很多晚期人流手术都是在那些无所顾忌的私人诊所里偷偷进行的。



“Terre des homes”协会设在泰米尔纳德邦塞勒姆的收养中心。Vani之所以被遗弃，只不过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如同很多其他孩子一样。

孤儿院收容的孩子中，90%都是女孩。

近两三年来，私人的放射医师已经变得越来越谨慎。2002年，国家又加强了对选择性生产的控制力度，以身试法者将被判处三至五年徒刑以及剥夺行医资格。当局通过各种宣传画以及电视媒体加强宣传，并且对于私人诊所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于是那些私人医师开始使用暗号来提示胎儿性别：他们在对话中有时会提到“神”或者是“女神”，所有人就都心中有数了。

有时，某些放射医师刚好被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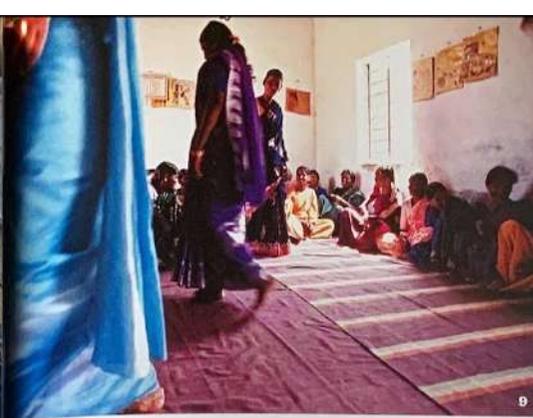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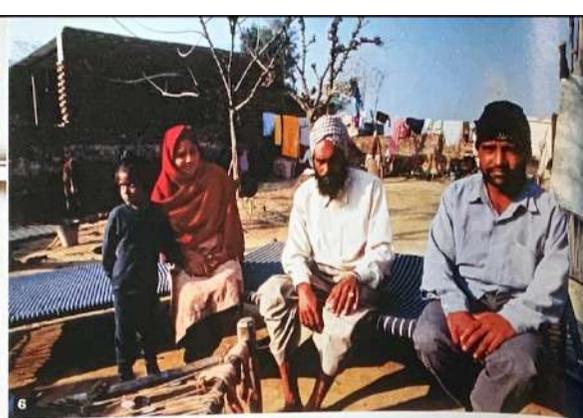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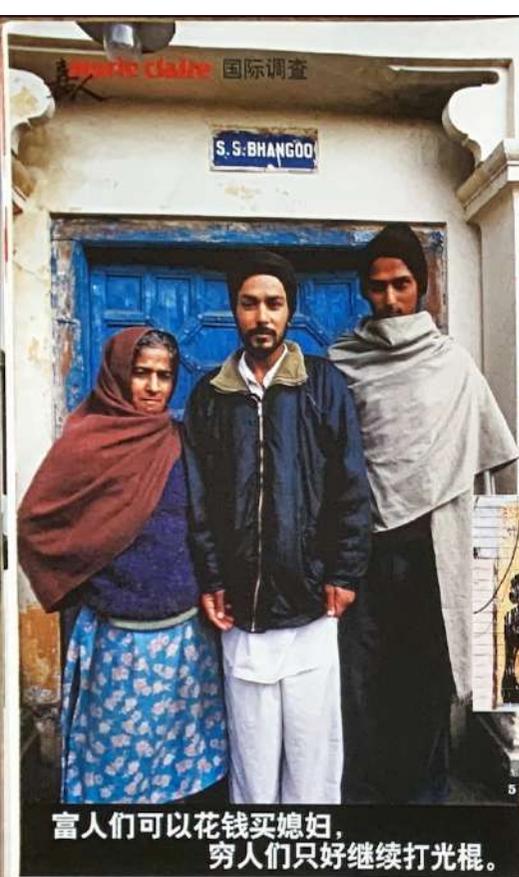
局抓了个正着：于是他们的行医资格证书被吊销，机器也被没收。但是政府并没有办法控制一切，在这样一个腐败泛滥的国家里，还没有一个医生因此进了监狱。非政府组织“Parivartan”协会的Dileep Kamat指着位于卡纳塔克邦贝尔高姆市办公室对面的一家产院说：“就拿这家诊所举例，众所周知，他们一直提供超声波检查。曾经有那么一次放射医师被处罚过，但是他现在仍然在干老行当，只不过用了他

母亲的名字。”

### “带给我们一个弟弟”

自从1971年人流合法化以来，它就开始取代扼杀女婴的传统方法。但是在一些穷困家庭，残害女婴的行为仍然在继续。

过去，新生的女婴会被人活活地放在瓦罐里闷死。这种仪式至今还让人毛骨悚然：人们先在婴儿的嘴里放一块糖，然后对她说：“现在你安息吧，然后带给我们一个弟弟。”今



## 富人们可以花钱买媳妇， 穷人们只好继续打光棍。

5. Jatinder Kaur 苦于无法替儿子找到媳妇，不得不求助于一个人贩子，代价就是，每人约一万元人民币。  
6. 单身汉太多，女人太少，Kuldeep 是被买回来的，她嫁给了 Bhatdur (中)，然后被丈夫的两个兄弟分享，被迫的一妻多夫有时能缓解女人紧缺的情况。  
7、8. 当局和非政府组织预防选择性堕胎和杀害婴儿的童婚。  
9. 为了阻止挑选胎儿性别而成立的 Karnataka 警戒会负责协调对村里孕妇的监测工作。  
10. 在学校里，能够轻易看出女孩们已经断了发。

天塑料袋替换了瓦罐，然后被人直接扔到灌木丛后面。杀害女婴的花样还很多，勒死、淹死或者是把热牛奶灌到鼻孔里闷死。Soubhagya K. Bhat 回忆说：“当我学医时，第一次看到的解剖对象就是一具女婴的尸体，她的脖子被扭断了。”

在泰米尔纳德邦，人们往往会使用植物的毒液。比如说牛角瓜。一般来说产婆会负责毒死她刚刚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女孩。还有一些家庭会选择“慢性”谋杀，5岁前的女孩死亡率要比同年龄的男孩高上50%，因为她们得到的食物和关爱都要少得多。

为了与扼杀女婴做斗争，印度的很多邦都推出了财政补贴，专门给那些愿意抚养女孩的家庭，但是这项

措施收效甚微。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索性为匿名遗弃女婴提供便利。“Terre des homes”（人类的地球）协会设在塞勒姆的儿童之家每年会接收50至60个小宝宝，有一些婴儿甚至还连着脐带！

很多有识之士以及协会组织（比如“Search”和“Ponthaleer”）都在努力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斗争，在泰米尔纳德的村庄里，他们建立起孕妇登记册，劝说这些孕妇留住肚子里的孩子，必要时，他们甚至用向警察局揭发来加以威胁。“我们也会监督孩子的生产以及喂养情况，一直到宝宝长到六个月大。在这之后，杀害婴儿的风险就小得多了。”Ponthaleer Sudha 解释说。

据“Search”协会估计，他们

仅在达尔马布里区就拯救了600至700名女孩。协会的一名志愿者 Guna 向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一个女孩，5岁的 Pavitra。这个住在 Bagarahally 村的小女孩两年前生了一场病，她的妈妈花了600卢比（约120元人民币）给她看病。她们的邻居却说：“如果你当初把她给杀了，现在不就可以省钱了……”

### 女性匮乏的恶果：性暴力、拐卖妇女、兄弟共妻

人为造成的女孩人数减少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后果：印度变得越来越男性化。在很多地区，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日趋严重。哈里亚纳邦金德市的 Satish Aggarwal 医生每天都能听到关于“轮奸”的报道。Donna

Fernandes 补充说：“现在还有人开始绑架13至14岁的少女。”

适婚的年轻印度人对于这种两性间的不平衡感受尤其深刻，很多男人都在为找老婆发愁。“我们那个区的每个村子都有至少两百个男人还没结婚”，金德市的 Neervir Singh 医生说，“于是其中一些人只能从比哈尔邦或者是孟加拉邦买老婆，中间人往往都是开长途车的司机。”

60岁的 Chand 正是给了其中一个人贩子四五万卢比（八千至一万元人民币），让他去为自己那25岁的儿子找一个老婆。“这孩子其实完全有能力养家，他自己开了一家小店。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女孩了”，老太太无奈地说。

住在旁遮普邦的 Jatinder Kaur 则让中间人为她的三个儿子——28岁的 Jaspinder、26岁的 Baljinder 和 25岁的 Amarinder——从北方邦寻找合适的伴侣。这个五十来岁却依然健旺的女人承认：“超声波检查带来的结果就是，现在想要在我们这儿找到一个女孩子是越来越困难了。”每一个准儿媳都要让她花上三万五至七万卢比（约七千至一万四千元人民币），并且跟传统习俗不同的是，女方家长将不用承担任何婚礼费用，一切开销全都由她支付。“那些有钱人可以买一个儿媳，而穷人就只能打光棍了”，她总结说。从此男人们得为娶媳妇而破费了。价格则根据地区而变化，在

哈里亚纳邦，买一个媳妇需要花上两万五至十万五千卢比（约合五千至两万元人民币），但是在那些比较贫困的邦，如北方邦或者是比哈尔，只需要花上五千至一万卢比（约合一千至两千元人民币）。

在卡纳塔克邦的 Bastawad，贩卖女孩是如此猖獗，以至于耆那教首领 Bahubali Kurdschi 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短短几年，那些人贩子们通过贩卖成千上万的女孩到古吉拉特邦，到中央邦或者到拉贾斯坦邦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这些女孩呢，她们又会怎样？谁又会知道。”这个地区也因为向孟买输出了很多妓女而出名。

年轻的女人们也只能向命运低头。20岁的 Savita 被她的父母以两万卢比（约合四千元人民币）的价格从比哈尔卖到了哈里亚纳。幸好她的丈夫 Ramesh 对她还不错，这已经让她心满意足了。因为大部分人只会把婆家视为一件商品，过着跟奴隶差不多的生活。Paranjit 在她位于旁遮普的自家院子里，担心地朝婆婆看了一眼。显然她很害怕交谈，因此只是草草告诉我们她来自北方邦，是被她的丈夫 Gurmikh 花了四万卢比（约八千元人民币）买回来的。

30岁的 Kuldeep 也是被买来的，但却未曾想到等待着自己的竟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她被旁遮普一户人家的长子娶进了门，然后被丈夫的两个单身汉弟弟一起分享。这样的共妻生活

算到今天已经有十一年了，屈服认命的 Kuldeep 甚至分不清孩子的父亲究竟是三兄弟中的哪一个。旁遮普健康志愿者之一的 Manmohan 对此表示忧虑：“印度过去曾经有一妻多夫制的传统，虽然已经趋于消失，但是目前的现状很有可能让它又死灰复燃。鉴于现在女性的数量急剧下降，这一风俗肯定会重新抬头，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办法为每个儿子都买到媳妇的家里。”

几百万男人娶不到媳妇，贩卖人口愈演愈烈……对孩子性别的人为选择给印度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会持续好几代。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一些高科技诊所开始借助药物的帮助来选择孩子的性别。可惜在印度，仍然只有少部分人意识到了扼杀女孩的后果。对于 Donna Fernandes 这样的有识之士而言，这是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如果连出生权都被剥夺的话，何来人权之说？”

一个非政府组织建立起了村里的孕妇登记册。

